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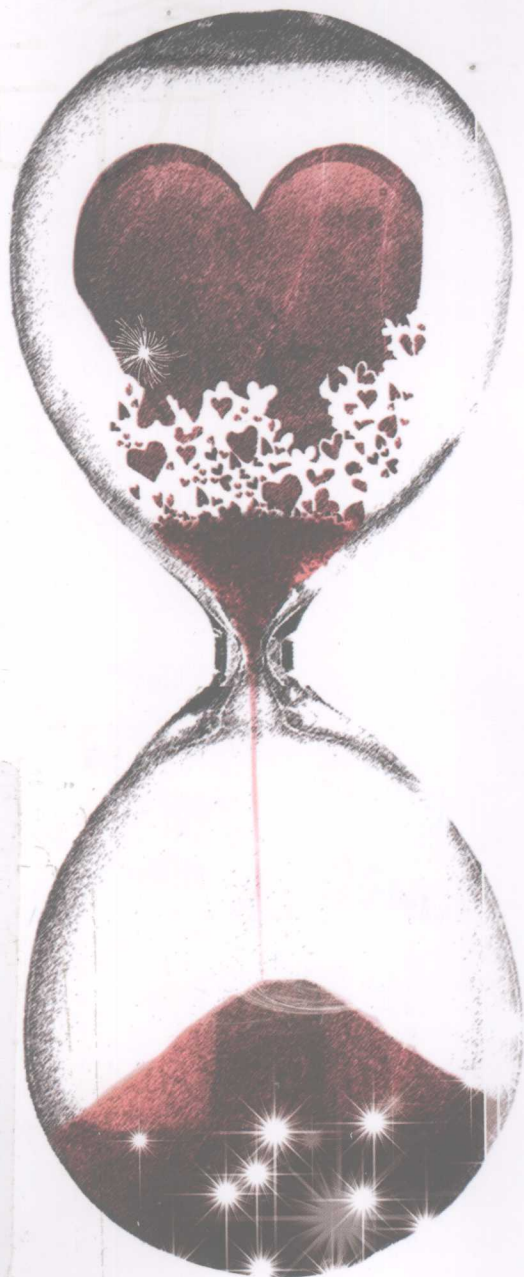
520
寂寞美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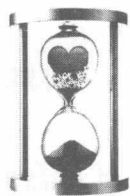
不爱无伤

Bu ai wu shang

至此无一，不诉离伤
我们，不必经过地狱才化身为天使
Nana◎主编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

Bu ai wu shang

无不 伤爱

Nana◎主编

北京
锦绣
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爱无伤/Nana 编. -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9.4
ISBN 978-7-5385-3889-2

I.不… II.N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1006 号

不爱无伤

Nana

编 者: Nana

责任编辑: 王天明 熊晓君

特约策划: 520TM

特约编辑: 武 亮

装帧设计: 刘 军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20×1280mm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3889-2
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寻找沐西的Tequila
王子走失的那个夏天
爱上一只好色小乌龟
吉水街38号 听说天使曾来过
幸福不眠飞行
流年在独自旅行
钻石代表谁的爱
那次死亡事件是爱情
南方城市 北方爱情
未名湖的童话
致命的诱惑
中了你的情花之毒
恋上他的床
四月裂帛
晒到一半的忧伤
· 爱情就是没有因为的所以
流光浅笑的夏日终年

contents

001	文/安柠筱洁
011	文/周小MAY
019	文/林嘉陌
028	文/乐小米
034	文/嫣无伤
055	文/王小红
075	文/浮云旋梦
082	文/七月的香水
099	文/原始D调
107	文/纪小纯
119	文/淡蓝一抹
131	文/红妆淡抹
143	文/叶嫣然
165	文/经年
182	文/段年落
194	文/微凉
205	文/雷鹏



寻找沐西的 Tequila

文/安柠筱洁

1. 《云水谣》——必定再无相见

《云水谣》中陈秋水离开王碧云时，我定论：“必定再无相见。”

我转身，“夜已深，你戴上耳机，独自感动去吧。”

薛小青仍然在电脑面前哭哭啼啼，握着纸巾不停地抹眼泪。我早已悠然见周公了，早知是伤感的结局，为何要再看？为何要心伤？

梦中白衣少年依然站在水天交接处，眼神忧郁，似乎有千言万语却无法言说，心悸得顿时无法呼吸，不争气的眼泪蔓延了Dohia的天蓝枕头。沐西，你既已经离开我，为何如此残忍，在梦中都要纠结于我？

我和薛小青本是毫无瓜葛的两个女孩，各自性格独立倔强，成为众人眼中的异类。因为一个男孩，我们像两只刺猬一样，互相倾轧又惺惺相惜。

薛小青身边永远萦绕着无数的男孩，她骄傲、美丽、挥金如土；我孤单、自负、满腹才情。我写很多的稿子，稿费一笔笔地飞来，我把这些粉红色的纸张都存进银行，守着一张存折睡得如婴儿般安详。

小青嗤之以鼻，鼻子里飘出“守财奴”，站在镜子前对着她Only的藕荷色长裙左顾右盼。她每天有赴不完的约会，我





有写不完的约稿。小青耳朵上有密集八个耳洞，灼灼的水晶和金属闪耀，我的手臂上有累累的伤痕。

小青说：“我好累。”我何尝不是，伤痕累累。

可是你知道吗？沐西，你出现之前，我和小青，都不是这样的。

2.Tequila or Whiskey?

2004年秋天，我还是小女生，小青是那么鲜活的女孩，我们身着素洁白色长裙，抱着书坐在图书馆二楼走廊的沙发上。

可是，沐西，你突然地就坐在我们中间了，搂住小青的小蛮腰，还把外套脱下来，塞进我的怀里。我看见你捂住薛小青就要尖叫的嘴，又转过身，用那样坚定而略有些哀求的眼神看着我，示意我不要出声。

你是好看的男子，那样的眉目如画。

“沐西，你小子给我出来。”一群面相凶狠的男生在楼道里搜寻。你靠着我们的掩护躲开了这场劫难。

而你终于松开搂着小青的手，她反手甩了你一个耳光，“无耻。”

你有些怔住，然后狡黠地笑，“有个性。”我拉住愤怒的小青，好生劝说，总算止住她的怒火。沐西，你冲我感激地笑，眼神温和，鼻翼有细微的皱纹。

我把外套还给你，你接过，碰到我温暖纤长的手。

你礼貌地说谢谢，感谢我们帮你躲避了仇家，要请我们去绿茵阁。

薛小青愤怒难平，说：“谁稀罕你的绿茵阁。”拉着我的手便扬长而去，可是你却挡在前面不让我们走。

“等一等，如果一走了之，如何才能再见？”

沐西，我还记得你当时令人瞠目结舌的动作，你潇洒地掏出了手机，卸掉了电池，把手机里的SIM卡迅速地取了出来。

那枚白色的动感地带SIM卡躺在我的手心。

“晚上等我电话。”你披上外套转身离去的时候，不忘记瞪上薛小青一眼，“彪悍的女人。”薛小青气得立刻踹你一脚。

你和小青两个，真是天生的冤家。

你开始约我和薛小青出去玩，吃肯德基、唱歌、泡吧，我本不想去，却经不住你一个又一个殷勤的电话。

那一日，我和小青在宿舍里看新拍的《白蛇传》，青儿在帮姐姐出谋划策倒追许仙。薛小青一边看电视，一边涂护甲油，忽然她停住了。

薛小青回过头来问我：“白洁，你说，倘若青儿也爱上了许仙，该多么为难啊！”

我还在没心没肺地往嘴里塞“泡芙”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许仙是白娘子一个人的。”

薛小青不做声了，张开嘴要我往她的嘴里扔个“泡芙”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白洁，沐西是对你有意思了。”她眼神暧昧而调皮，细长的手指不停地拨弄指甲上的粉色护甲油。那个时候，小青从来只涂浅粉色的护甲油，不像你离开后，十指灼灼的全是蔻丹璀璨。

我素着一双手，就看着小青定定地笑，我说：“怕是你吧。”

我们大笑着争执起来，倔犟的小青一定要到你的面前问个明白。



她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你的电话。

我们三个在学校旁边的“First”酒吧里，相对地坐着。

你点了三杯我们没有喝过的酒，一杯白色的Tequila，一杯烈性的Whiskey，还有杯玛格丽特。

沐西，你眼神暧昧地看着我，端起那杯白色的酒放在我的面前，说：“白洁，你真的是特别的女孩，像Tequila一样，清香四溢。”

薛小青翻过眼睛，“那我呢？”

你嘿嘿笑，说：“你是Whiskey，烈酒。只有非常之人，才能消受。”

小青有些愠怒，把一杯Whiskey一饮而尽。

你却乐此不疲地和我们两个玩着这种暧昧不清的游戏。

十八岁生日那一晚。

在“First”酒吧，你只叫了我一个人去，点了白色的Tequila，清新的青草香气，入口并不觉是酒，回味醇香而甘甜，我渐渐有些微醺。你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成年酒。”

秋风瑟瑟的，宿舍楼外面的梧桐呼啦啦地落叶子，宿舍大门就要关了，你忽然不走了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指着我身后说：“你看那是什么？”

我转过头，却被你骗走了初吻。

沐西，在你松开抱紧我的手时，我仍然睁大眼睛看着你，不停地擦嘴。你怜惜地看着我说：“真是纯情小女生。”我的笨拙让你有些茫然不知所措，也有些惊喜。

你拉着我坐在宿舍外的台阶上，树叶沙沙地都落到你的头顶上，你突然把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，像个小孩子一样。你把

我的手握在你的胸口，你说你的心跳很安稳。

沐西，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你说：“白洁，你是个让我安心的女子。”

沐西，你喜欢在秋风飒飒的夜晚，拉着我的手，带我去“First”喝白色Tequila，更喜欢穿过两条马路为我买肯德基新出的每一种蛋挞。

你说你有夜夜不熄的幻觉，看见一株开满了紫色花朵的绿色植物，看见我微笑的样子像个天使。

3.倘若白素珍和小青同时爱上许仙

不久以后是薛小青的生日。

我亦看见，你和小青站在学校西南角的塑胶跑道上，你看着天上皎洁的满月，小青从你的身后抱住你，你没有推开。

你转过身来，用力地把她搂在怀里，低下头，轻轻地吻她的额角。

我看不下去了，捂着脸跑出操场。

薛小青满脸绯红地回来，我气定神闲地坐在床上翻书，冷冷地问她去了哪里。

小青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就是和三班的林海出去吃了顿饭。”

我冷笑，心中似乎有千刀万绞，可是我只能翻过身合上眼。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说出来只能失去你，所以我情愿夜里辗转反侧，也要与小青安然相处。

沐西，从那以后的那么多日子里，我还是在和你独处的时候装作若无其事，还是和小青做多么好的姐妹，我们三个人，还是和气地生活在一起，就像白娘子带着青儿嫁给了许仙。可是，心中的那片树林，已经渐渐枯死。



沐西，你始终没有对我承诺什么，可是我记得你的吻，你的话。

你始终和至尊宝一样，兜兜转转地徘徊在白晶晶和紫霞中间，我不愿意去想最后，至尊宝最爱的，到底是谁。

大二的那个春天，我们三人去远足，地点在栗姬湾。据说，不管怎样萧瑟的季节，那里都会长满一种绿色倔犟的植物，酷似菠萝的叶子，一年四季执著地常绿着。

我们租了小船在栗姬湾的水面游览，我坐在船尾，你一边神秘兮兮地给我和薛小青描述那种绿色的植物，一边起劲地划船。

可是，当船就要到达彼岸的时候，我们的船猛震了一下。

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船已经灌进了很多水，倾斜着开始下沉了。我呼天喊地地喊救命，小青也是。可是你呢？我知道你是会游泳的。出乎我意料的，面对着两个在你面前挣扎的女孩，那一刻，你把手毫不犹豫地伸向了小青。

沐西，等你把小青救走再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水下憋了很长时间，我的眼泪淹没在水里。有人说鱼是没有眼泪的，可是谁又知道，其实每一滴水都是它的眼泪。

你在岸边焦急地呼喊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还是忍不住，眼泪顺着发际蔓延开来。

我和小青的较劲，最早是在学校的游泳课上。我们是班里游得最快的两个女生。沐西，你从来就知道我和小青的亲密无间，却不知道从大一入学以来，她是团支书我是班长，她是班里第一个通过英语四级考试的，我是院里第一个通过计算机二级考试的。

大一学年班里唯一一个预备党员的名额给了我，而在栗姬湾，我却输了你，沐西。

我们没有看见传说中遍地的绿色植物，因为我们三个人在性命攸关的时刻，你放弃了我，我亦放弃了你。我只听见心中的那片树林，被人连根拔起，生生地疼痛。

这一场意外以后，你我成了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我不再去我们一起走过的操场，不再挤在肯德基的门口撒娇要红豆蛋挞，我只愿意窝在我的电脑前，夜夜不眠地敲打键盘。

下雪了，我拿着数码相机在学校里游魂一样地晃荡。我拍树上落下来的叶子，拍到一双沾满泥的李宁鞋。沐西，你那么好看的侧脸，你的脸上写满了不解，在我面前的镜头里晃啊晃。你张开手，说：“洁洁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理我了？”

镜头里忽然出现那一夜的星光，你的吻落在小青头上的那一刹那，镜头又移到栗姬湾，那一片白茫茫的水面。我感到莫名的憎恨，许仙如果也喜欢小青的话，那么白娘子会不用法海费周折就自己走进雷峰塔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
我不想再看你的脸，突然把数码相机摔到你的头上，重重地。

你蹲下来，开始呕吐，身体有些歪歪斜斜的。我转过身，以决绝的姿势离去。我并不知道，我犯的错误有多么严重。

4.王碧云都可以原谅陈秋水

自你离开后，我和薛小青忽然又相好无比，室友纷纷疑心我们关系暧昧。

只有我们知道，那是怎样一种爱恨交织过后的安宁。



这一年，我看着薛小青身边的男友像走马灯一样更迭，她的衣服越来越多，她脸上的妆容越来越精致，她在凌晨的时候从宝马来出来。小青成了一个妖精，青春灼灼地燃烧，美丽得炫目，像划破夜空的焰火那样灿烂。

她摸着36 C的胸说：“满满的，又空空的。”

我咿咿呀呀地念着存折上那些不断增加的数字，哭一阵，笑一阵，说：“你是活该，我亦是。”

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看电影，是《云水谣》。宿舍里所有的女孩都回家过暑假了，只剩我们俩。小青在下面哭哭啼啼，我怎么不知道，小青不是哭唤作王碧云的少女渐渐老去的青春，也不是哭那个叫做秋水的男子被埋葬于雪山之下，她是在哭自己渐渐死去的青春。小青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白洁，我害怕。”

我硬着心肠翻过身，假装是睡着了。

其实我早就看过《云水谣》，我只记得，年轻貌美如斯的碧云等到满头银丝，只有她坚持了对爱的忠贞。而陈秋水，尽管他有千万个理由被原谅，可是哪怕陈秋水死了，碧云能原谅，我也不能原谅。

薛小青消失在大学校园后的第三天，我接到市红十字会医院的电话。

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脸色苍白的薛小青全无了往日的娇媚与神气，她的脸像纸一样苍白，她的身体像一片就要凋零的树叶。我抱紧小青，她在我耳边呢喃，就像当年她在我耳边旁敲侧击地诉说她对沐西的爱恋一样，“小洁，我好冷，我一直想忘记他，想要更多的爱来弥补心中的空洞。”

“可是，再好的Bra也填不满心中的空，我很后悔我这样

轻易地将青春埋葬，可是这条做情人的路踏上就无法回头。”

我潸然泪下了。

小青从床单下伸出手来握我的手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白洁，沐西是真的爱你，我和他，并未有过什么。”

我点头，重重地点头。

白洁和薛小青本是两个相亲相爱的女孩，只是因为她们心中，都有一个许仙，她们都用最执著的青春爱过他，甚至毁灭友谊明争暗斗过。她们都用自己小小的心机想要证明沐西的爱，她们都是执著的龙舌兰，花开一次便华丽地死去。

我恨透了这个白色充斥的地方，曾经我愤怒地一砸，让患有血友病的沐西脑袋里出现致命的创伤，22岁的沐西死于血友病。沐西，你走之前，也一直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那一晚是我拒绝小青，她要的是最后的拥抱和吻，而那一日我没有先救你，是想如果你死了，我就和你一起死。”

我在夜里一次次用刀子划破手臂，可是很快血就会凝固。

我想攒很多的稿费为你买稀缺的凝血的药品，可是却没有机会了。如果那个相机砸中你头部的下午，医院里有这种昂贵的药物，你就不会死去了。

可是我要怎么后悔，才能挽回？

“我听见她在叫我了，妈妈，我好冷，你来陪陪我好吗？”小青突然抓紧我的手，忽然又颓然垂下去。这一天，青儿走了，连同她离开的，还有一个没有成型的小生命。

薛小青，要我怎么后悔，才能回到2004年，我们白裙飘飘的年代？

白素珍和青儿如果同时爱上许仙，也就没有那千古流传的佳话了，好在青儿没有爱上许仙。可是薛小青和白洁，却在2004年的那场风波里，爱上了同一个王子般完美的男孩。



5. 栗姬湾的龙舌兰

07年的栗姬湾，我终于独自驾着小船，来到彼岸那个传说中长满了绿色常青植物的地方。那是层层叠叠葱绿的龙舌兰，蔓延着，开着紫色的花，在我的眼里撕扯成痛。

听说龙舌兰开花是为了向喜欢的另一株龙舌兰证明：亲爱的，我有多么爱你。

龙舌兰的原产地墨西哥，有个关于龙舌兰的传说。据说看见龙舌兰开花的人，会一辈子幸福。

据说，一起喝下龙舌兰酿成的Tequila的相爱男女，能够一辈子在一起。

可是谁又能知道，龙舌兰的花朵一生只开一次，开花就意味着死亡。是不是一株龙舌兰有了爱情，就会在天荒地老的谎言中死去？

沐西，你说过，龙舌兰酒即Tequila，有馥郁的青草香气。

沐西，你说过，我是足以让你安心的女孩，就像Tequila。

沐西，你说过，你不小心丢失了你的Tequila，希望有一天她能回来。

我看着层层叠叠的龙舌兰，一直微笑，眼里的泪水开成花，童话永远都是骗人的。

如果你看见沐西的龙舌兰，请带它回家。

王子走失的那个夏天

文 / 周小MAY

1

在我要第三杯玛格丽特的时候，他坐在我的身边，“有火吗？”声音有些低沉，过时的搭讪方式。可是他眼睛好看，手指修长，拿出的烟是白色的中南海。恰好是我喜欢的类型。

我是佐伊，注意你很久了。他丝毫没有隐藏企图。

我没有拒绝。我想是因为他好看的样子，单薄的唇，好像天生用来亲吻的。

这个城市的夜从来不会清冷，霓虹下的悲欢离合只是为了逃避寂寞的滥情，故事依然上演，谁都不拒绝，亦不投入。天亮说再见的邂逅，随时发生着，每时每刻，每分每秒。

就如现在，一个俊逸男子佐伊在酒吧搭讪单身女人。他问，你的名字？

草本书上记着，夏堇，性喜湿热，夏天最先开放的花。那是我的名字。

于是，我在这个炎热而潮湿的夏季，遇到我的佐伊。

2

他说，堇，我们回去吧。在他静谧的房间，他轻轻地抱着我，靠得那么近，让我围绕在他的味道里面，香烟和荷尔蒙的味道。抬头看见他的眼睛，像星星一样明亮。他的吻落在我的





脸上，耳朵，颈脖，暖暖的，痒痒的，我的身体潮湿起来。

堇，你娇艳的花瓣里边是最洁白的花蕊。我爱你。佐伊固执地相信，我与其他买醉的放荡女子是不同的。

或许。

曾经很长时间地封闭自己，简单生活。没有男友，只是寂寞的时候泡在酒吧，看形形色色的男女，暧昧不明。自己喝酒，独自回家。我只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女人，曾经乐此不疲地追逐爱情，可是却疲惫不堪，直到麻木。于是收敛起来，不再放开。

夜晚的时候在镜前观看自己的身体，它太过孱弱，在灯光下发出微微的青紫色，透明的血管下是情潮的暗涌，并不让我欢喜。可以取悦它，在自己的爱抚下，慢慢泛起来的晕色，扭曲的姿态，让我更加的厌恶。精小的身体在自我的内敛中干渴枯萎。

佐伊的出现解救了她，他浇灌它，让它变得柔软，盛开出美丽。

我的佐伊，我一次又一次地在你的怀里呻吟快乐，以为找到天堂的模样。

一夜缠绵，柔情似水。

可是我依然在天亮时候离开，我厌倦的爱情模样，不想再次见识。

3

再次见到佐伊是在一个月之后，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，十字路口的对面，有人喊着：堇。望见的他看起来有些狼狈，不顾红灯的阻拦，他冲了过来，握住我的肩膀，生怕我会逃走似的。



为什么不告而别，就那样走呢？我每天都去那个酒吧，可是见不到你。他是在责问。

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了。他没有要我回答就开始了告白。

他俊逸的脸上落下汗珠，焦急煎熬地等待我的答案。

那天的马路也在幸福，夏天里的暧昧在汗水里蔓延。

我推开他宽厚的手，他的脸色开始难堪，我踮起脚尖，亲在他的额头。

他的紧张让人觉得被珍视着，这是幸福的感觉。他用力地抱着我，好像要把我镶进他的身体里，不再分离，这让我不能拒绝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我的身体也在思念着他。

4

最初最甜蜜的时刻，我们沉浸其中。当他穿过我的身体时，我只能紧紧地抱着他的臂膀，留下深深的抓痕。连我自己都不知我在那时是怎样投入。

十六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抚慰自己，镜子里的每一寸都变得挺立起来，那是一个少女最美好的时候，强烈的快感让我卑微，我彻底地厌恶它。之后我遇到了那么多的男人，他们说，堇，我爱你。其实他们爱的只是我的身体。劣质的爱情让人乏味，失去幻想。我不能回想他们的样子，时间抹去一切，我没有了记忆，也不想记忆。

可是佐伊，我想在很久以后，我也能清晰地记得他明亮的眼睛，高挺的鼻子，单薄的唇，还有他宽厚的手掌抚过我肌肤的质感。怎么可能忘记呢？我在那些夜晚深深地迷恋其中，因为彼此的欢愉而重新感恩上帝的造物。

佐伊说，堇，你是最美丽的花，我希望我能让你绽放开来。佐伊好像一个朝圣者般对待我的身体，捧着我的脚，在他